



土家过年这一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思逸

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新春的脚步渐近，日子一天天挨近，年味便在风里愈酿愈浓。我心里清楚：年，真的来了——

第一幕：年猪

天刚破晓，年，拉开了序幕。

锅里的水翻涌不息，水花起落，绽开在沸汤里。热气从锅沿丝丝升腾，绕着锅顶凝成一层轻纱。这个腊月的早晨，朦胧了。



杀年猪 资料图片

院子里聚了不少人，老人拄着拐杖站在一旁，小孩躲在大人身后张望，壮汉们摩拳擦掌，妇女们则收拾杂物。众人各忙各的，却出奇地安静，唯有灶膛里的柴火，噼啪作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人群里有人高喊：“水烧好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大家便一齐涌向猪圈。瞬间，院子里热闹起来。舀水的人一勺接一勺，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；磨刀的人一下接一下，磨得手臂发酸，气喘吁吁；赶猪的人一步跟一步，紧紧追着，早已汗流浹背。

那猪仿佛骤然醒悟，知晓了自己的命运，奋力挣扎。身子剧烈扭动，伸缩着打转；头颅沉沉昂起又重重落下，叫声似铜鼓；四蹄死死蹬着地面，以洪荒之力抗争。

大伯一只脚牢牢蹬着地面，脸涨得通红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如同一块巨石，死死压住躁动的猪。二叔双手紧紧抱住猪腿，眼神紧盯前方，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滴在地上，晕开无数小水渍。大舅攥着长铁钩，身体拼命向后拽，鞋底与地面的石板摩擦，仿佛要擦出火星。

刀，早已磨好了，亮得能映出人影。大舅缓缓拿起刀，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。众人不约而同别过头，不忍看。那把刀，悬在半空，迟迟未落下。或许是在等猪渐渐平息，或许是在念着人畜有情，舍不得。刀身的寒光，在晨雾里静静停驻。灶火依旧噼啪，沸水依旧咕嘟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

终于，手起刀落。瞬间，浓烈的热气氤氲了所有人的视线。

第二幕：乡宴

腊月乡村宴席，总爱摆在自家院里。乡亲们说，只有这样的席，才吃得出味道——那是藏着邻里乡情的、最醇厚的味道。

天刚亮，院里的锅灶就支了起来。睡眼惺忪的人们，已围在灶台旁。屋檐下垂悬的灯，洒下明晃晃的光，照亮了忙碌的乡亲。

灶前坐着饱经沧桑的三爷爷，他正往灶膛里添柴。干树枝在火里噼啪作响，火焰摇曳着，一下下舔舐着锅底。火光映在三爷爷的脸上，他眼角眉梢深深的沟壑里，都盛着光，似要溢出来：满满当当，都是喜悦。

妇人们也不甘示弱，纷纷忙活起来。菜板上，一场“交响曲”蓦然奏响：急促而轻快的，是切萝卜声；坚实沉稳的，是剁大骨声；利落清脆的，是剖莲藕声……

她们聊着家常，笑声不断，手里动作却未慢下来。这热闹，成了宴席最动人的底味。

正看得出神，腾腾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才惊觉，天色已然大亮，天边泛着鱼肚白。蒸笼上，水汽袅袅上升。

我正和伙伴们在院里玩耍，跑得满头大汗。忽然，一阵清风吹来，裹挟着一缕清甜的香气，瞬间拂去了满身疲惫，只觉神清气爽。一打听，原来是糯米饭上锅了。

糯米饭，是家乡喜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，做法格外讲究。米要选圆润饱满的，糖要选洁白清甜的，蜜饯也要挑成色最好的。先在碗底铺一层五颜六色的蜜饯，红的山楂、绿的青梅、白的莲子、黑的枣干，煞是好看。再撒上一圈白糖，填上泡好的糯米，压实后上锅蒸制，一道美味便初具雏形。

蒸笼一掀，团团雾气迎面扑来，带着温热、湿润、浓郁的糯米香。

鞭炮腾空而起，唢呐声齐鸣，鸡鸭鱼肉陆续端上桌来。在满桌的大鱼大肉之间，糯米饭显得格外温润：蜜饯嵌在晶莹的糯米里，像撒了一圈碎宝石，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。趁热夹一团，细细的米丝被拉得很长。白糖早已溶化，渗进每一颗糯米里，颗颗饱满晶莹。送入口中，米的清香与糖的甘醇交织，瞬间充盈整个口腔，从舌尖甜到心底。

第三幕：油香

腊月二十六，天还没亮，家里就有了动静。今天，是炸油香的日子。

油香，也叫油粑粑，是家乡的特色小吃。每到腊月下旬，邻里乡亲家家户户，都会支起油锅炸油香。不为别的，只因它不仅是美食，受大人和小孩喜欢，还因它成了乡村习俗，成了一种文化传统，尤其在春节，不可或缺。

我还在梦中，就被机器的轰鸣声吵醒。厨房的角落里的米浆机，让又白又稠的米浆，正顺着管道缓缓流淌，落入木桶中。

妈妈和奶奶挽起袖子，忙得热火朝天。铁皮做的模具，先在油锅里浸一浸，滋滋地冒着小泡。奶奶率先动手，舀一勺米浆倒入模具，再放入一团调好的馅料——



五花肉混着豆腐干，香得诱人，最后再填上一勺米浆，以竹铲抚平表面，再慢慢放入油锅。“滋啦”一声，油花翻涌，油香便慢慢脱离模具，浮在油面上，渐渐鼓起，变成金黄的小鼓。待到两面都炸得焦脆，妈妈使用筷子夹起，放在钢丝筛上沥油，冷却后再盛入大盆。

刚出锅的油香，金灿灿的，像一个个小太阳，诱人极了。我和妹妹早已守在锅旁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，等油香一沥好，便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。咬上一口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内里软糯鲜香，肉馅的咸香与米浆的清甜交融，一路香到脑门心。这一口，是一年时光的沉淀，醇厚绵长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改变。

爷爷和爸爸坐在灶旁，守着灶火，时不时往里面添一把柴。火焰拍打着锅沿，不住地摇曳。新生的火苗从木头缝隙里钻出来，时而旺得照亮整个厨房，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，红彤彤的；时而又弱下来，只剩下零星的火星，在灶膛里闪烁。锅里的油依旧滋滋作响，炊烟从瓦房的屋檐缝隙里钻出去，散在腊月的寒风里。

第四幕：两声响

除夕到了，年味也抵达了顶峰。“两声响”，是家乡人对旧年最真挚的道别，也是对新年最热忱的欢迎。

下午三点，外头就传来了第一阵鞭炮声。东边响了，西边跟着应和，近的、远的，此起彼伏，接连不断。爸爸拿着一卷鞭炮，走到院子中央，我和妹妹赶紧躲到门后，双手紧紧捂住耳朵。打火机“咔嚓”一声，引线立刻滋滋地冒起火星。紧接着，“噼噼噼噼”的声响炸开，炸裂，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，落在地上，铺了厚厚的一层，像给新年，铺了一条喜庆的红地毯。

鞭炮声落，心里漾起一阵欢喜



的波澜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年夜饭，正式开席了。

午夜十二点，第二声响，从远方滚滚而来，像天边有人敲响了一面巨鼓。

我走到窗前，恰好一朵烟花腾空绽开。它升得又快又高，拖着一串细细的光尾，冲向墨色的夜空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那个小小的光点在最高处停驻了一瞬，随即轰然炸开。金色的光点四散飘落，垂挂下来，像摇曳的金色柳条，温柔地拂过夜空。

又一朵烟花升空，在天际炸得粉碎。红的、绿的、粉的光点，占了半边天，像有人把绚烂的晚霞揉碎，撒进了夜色里。远处的天空，明了又暗，暗了又明，偶有一片淡紫色的光晕，在天边缓缓晕开，美得如梦似幻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着烟花开了又落，落了又开。淡淡的硝烟味飘进屋里，不呛人，反而带着几分新年的烟火气。

两声响，一声在午后，送别旧岁；一声在午夜，喜迎新春。



春漾老家观音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赵历法

春雨润物，鸟声滴翠。周六的清晨，鸟儿在新的一天精神抖擞地扇动各自的翅膀，音韵各异的啼鸣像春风涌窗而入，春天的旋律不经意间就撞开了我三月阳光明媚的心窗，忽然就有了想回老家看看的心

情。我的老家叫赵家沟，在龙岗街道前进村5组。早些年，后山坡梁的山头，远远望去酷似高昂的雄狮头颅，故而父辈们很多时候把老家叫作狮子头。

老家后山一岭之隔是观音岩村，也就是火遍巴山渝水的“老家观音岩”。《重庆晨报》3月2日以《春日，去赴一场赏花盛宴》为题，推荐市民前往大足观音岩村赏万亩李花，感受“春风桃李文化旅游节”的热闹氛

围，盛赞满眼“李花竞相开放，如云似雪”。

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”。大足人到观音岩赏李花，自是走着说走即到的便捷。今天，我照常将一天的行程和愉悦的心情托付给我心爱的山地自行车。善解人意的太阳就把春暖花开时节的气温轻轻地压了压，屏蔽了昨日光灼万物的热度，柔情似水地为世间万物着上一袭薄雾般的柔纱。

未见李花，心花已怒放。沿途车鸣人喧，热闹非凡。远远望见前方山顶那棵枝繁叶茂的黄葛树，知道老家观音岩快到了。

春色满园关不住，李花媚我心。铺天盖地的洁白迎面扑来，滔滔滚滚的李花满山满岭地撒野，甚至“野”到将农家小院揽入怀中，花簇没路径，树荫掩门庭。深受李花宠爱的农家小院的主人，又满怀一腔喜悦之情，为赏花观景的游人营造爽口暖胃的饭菜。进入核心景区，让人一时间心猿意马，不知情寄何方，心存何处，目及皆是李花满园春，人拥花间春妖娆。

以春风桃李誉满巴渝的观音岩，相传观音菩萨曾在此禅修，见山民勤劳却清苦，便发善心以李花为引，护佑此地风调雨顺、家业兴旺。也由此，李花被观音岩的村民视为“福花”。

